

日常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研究

杨丽, 齐振亚, 邓晶晶

(天津大学心理研究所, 天津 300072)

【摘要】 目的:在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消极成分和抑郁间关系调节效应的情况下,探讨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大学生应激量表和 Beck 抑郁问卷对 454 名大学生分两次进行集体施测,测试间隔 7 周。用 SPSS19.0 和 Lisrel8.70 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在整合模型中高标准调节了差异和琐事间的关系,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间的关系。高标准直接预测了成就琐事,而没有直接预测人际琐事。结论:高标准与成就琐事相互作用从而预测抑郁,虽然差异与抑郁存在相关,但并未发现支持其作为特殊易感性因素的证据。

【关键词】 完美主义; 日常生活琐事; 抑郁; 中介效应

中图分类号: R3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3)01-0095-06

A Study 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aily Hassles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YANG Li, QI Zhen-ya, DENG Jing-jing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Considering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osi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we explore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chievement hassles and interpersonal hassl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gative component of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Methods:** Almost Perfectionism Scale Revised Chinese Revised (APS-R-CR), China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CC-SPSS) and 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 were administered to 454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wice, with an interval of 7 weeks. SPSS19.0 and Lisrel8.70 were used to analyse the data. **Results:** In the integrated model, high standards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hassles, and interpersonal hassles and achievement hassles partly 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repancy and depression. Although high standard predicted achievement hassles directly, it didn't predict interpersonal hassles. **Conclusion:** High standard interacted with achievement hassles to predict depression. Although discrepancy is related to depression, no evidence providing support for the role of discrepancy in vulnerability to depression were discovered.

【Key words】 Perfectionism; Daily hassles; Depression; Mediating effect

作为和心理健康关系密切的人格特质,完美主义一直备受临床心理学家的关注。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将完美主义看成是一种多维人格特质,认为完美主义不但具有消极成分,还具有积极成分^[1],并逐渐开始关注完美主义人格特质的积极方面^[2]。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以为自己的表现设置高标准,力求达到完美,对自己的表现有很高期待为主要特征,也被称作个人标准完美主义^[3]、高标准^[4]、积极追求完美^[5]、积极完美主义^[6]和积极追求成就^[7],包括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个人标准、条理组织度, 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指向自我完美主义、指向他人完美主义与 Slaney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高标准和秩序,与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正性情绪等适应良好的心理指标正相关^[4,5,7]。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以对他人的消极评价的恐惧、总是感觉自己的期望与表现之间有差距和对自己行为的过度批评性评价为主要特征,也被称作自我批评完美主义^[3]、差异^[4]、对不完

美的消极反应^[5]、消极完美主义^[6]和适应不良的在意评价^[7],包括 Fros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错误在意度、父母批评、父母期望、行为迟疑度, 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的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 Slaney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差异,与抑郁、焦虑和负性情绪等适应不良的心理指标正相关^[4,5,7]。

研究者在考察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时发现,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与抑郁不相关或负相关^[4,5,8-10],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与抑郁显著正相关^[4,5,8-10]。完美主义积极成分水平高的个体为自己的表现设置很高标准,希望自己能尽力做到最好;完美主义消极成分水平高的个体很难对自己的表现感到满意,倾向于对自己进行严厉的自我批评,对自己的错误不容易接纳,容易出现抑郁情绪。

应激源(stressor)是指向机体提出适应和应对的要求并进而导致充满紧张性的(stressful)生理和心理反应的刺激物^[11]。根据应激源导致应激强度的不

同,大体上可以将应激源分为两类,即生活事件和日常生活琐事^[11]。生活事件是指个人生活中发生的重要变化,例如夫妻争吵、结婚、离婚、子女离家、亲人患病或死亡^[11]。日常生活琐事则是指日常生活中相当微小的令人烦恼的刺激物,如时间和工作的压力、错过的约会、冲突和尴尬的场面等^[12]。Dunkley 等认为生活琐事是完美主义与心理痛苦间的中介变量之一。他们指出,完美主义者在内心中“全或无”的思考方式,对失败的泛化,以及人际交往中对批评的恐惧都会导致其经历更多的生活琐事,进而产生心理痛苦^[13]。Patrick Luyten 等在研究中发现,自我批评完美主义与日常琐事的产生相联系,进而导致抑郁水平升高^[14]。Kanner 等人所做的研究表明,与生活事件相比,琐事更好地预测了心理症状的持续,而且在控制了生活事件的影响之后,琐事与心理症状仍然存在显著相关,由此可以看出生活琐事对心理健康的重要意义^[15]。

现有研究表明,不同种类的琐事对心理症状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不同^[16,17]。个体易于知觉到的应激类型也存在差异,一些个体对某些特定类型的琐事存在易罹患性,例如一些人会认为家务活让人很有压力,而另一些人可能觉得家务活是一种享受和休息^[18]。Hewitt 等将琐事划分为人际关系琐事与成就琐事^[16-18](人际关系琐事是指与个体的社会疏远感和人际关系应对不良相关的琐事^[16],包括与伴侣、朋友、亲属、同事等交往中产生的问题与困扰,成就琐事是指实际造成了或可能使个体失去某领域的优势、对环境的控制或个人隐私的琐事^[19],包括工作、健康、学习、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并发现不同类型的琐事与完美主义的不同维度产生相互作用。

在对完美主义、生活琐事和抑郁三者关系的研究中,Hewitt 与 Flett 提出了“特殊易感性假说”,假定在预测抑郁时指向自我完美主义只和成就琐事产生交互作用,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只和人际关系琐事产生交互作用^[20]。由于指向自我完美主义涉及达到与自我形象相关的成就目标,高水平的指向自我完美主义者会认为与其它应激源相比,成就应激源更加让人反感。同理,社会决定完美主义涉及到通过变得完美来保持他人对自己的认可,高水平的社会决定完美主义者会认为人际关系应激源对自己满足别人期望的能力产生影响,从而对其更加厌恶^[21]。Hewitt 等所做的两个研究对这个假说提供了部分支持^[20,21]。Hewitt 与 Flett 对一组抑郁症患者和一组混合患者展开研究,结果发现在两组中指向自我完美

主义都只与成就琐事产生相关,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在抑郁组中只和人际关系琐事相关显著,在混合组中只与成就琐事相关显著^[20]。Hewitt 等在对抑郁症患者所做的纵向研究表明,在控制了初测时抑郁的影响之后,指向自我完美主义只与成就应激源交互作用预测之后的抑郁,社会决定完美主义虽然预测了第二次的抑郁,但和成就应激源或人际关系应激源均无交互作用^[21]。然而另外两个没有采用临床样本的研究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22,23]。Hewitt 等对儿童和青少年所做的研究发现,在预测抑郁症状时,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成就应激和人际应激都产生了交互作用,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没有和它们产生交互作用^[22]。Joiner 与 Schmidt 以大学生为被试对完美主义易感性假设进行了验证,发现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成就应激和人际应激都产生了相互作用来预测随后的抑郁,而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人际关系应激相互作用来预测随后的抑郁^[23]。Enns 等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纵向研究^[24],其研究发现,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成就事件相关显著,而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人际生活事件之间的相关仍然不显著。总体而言,指向自我完美主义与成就应激相互作用进而预测抑郁,得到了较多支持,而另一方面:社会决定完美主义与人际关系应激相互作用从而预测抑郁,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24]。对以上研究所采用的被试、问卷和研究方法进行比较可知,支持假说的研究所采用的都是临床样本和 Hewitt 多维完美主义量表,这表明样本和量表的选择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影响。

近几年,研究者陆续发现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可以作为调节变量影响完美主义消极成分与心理健康指标的关系^[6,25]。Bergman 等研究发现高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也具有消极的心理功能,且高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可以增强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指标的影响^[6]。与 Bergman 等的结果一致,杨宏飞和沈模卫的研究发现积极完美主义对消极完美主义和心理健康的关系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高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条件下消极完美主义与心理健康(包括抑郁、焦虑两个消极指标和自尊、生活满意度两个积极指标)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说明高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增强了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而低水平的积极完美主义则相反,能缓冲消极完美主义对心理健康的影响^[19]。

大部分既往对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之间的中介效应的研究都将生活琐事作为一个整体因素衡量其作用,在少数对琐事进行进一步分类的研究

中,没有对生活琐事对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进行研究,而且只探讨了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的不同维度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没有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生活琐事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的影响。本研究拟在控制了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对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探讨人际琐事与成就琐事在完美主义的消极成分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并对完美主义的特殊易感性假设进行验证,进而呈现一个更为全面的完美主义、生活琐事和抑郁的关系模型。

1 对象与方法

1.1 被试

在天津市某高校整群选取454名大一学生;男289人,女162人,3人性别信息缺失;422人为汉族,29人为少数民族,3人民族信息缺失;170人来自城市,85人来自县镇,143人来自农村,56人家庭信息缺失;平均年龄为18.51±0.77周岁。

1.2 工具

1.2.1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中文修订版 选用杨丽等人2007年修订的APS-R中文修订版^[26](The Chinese Revised Version of Almost Perfect Scale-Revised, APS-R-CR)来测量完美主义。选用差异分量表作为消极完美主义的指标(12个条目,如“我最好的表现似乎从来没有达到令我满意的程度。”),选用高标准量表作为积极完美主义的指标(8个条目,如“我为自己设置了非常高的标准。”)。本研究中,差异分量表和高标准分量表的α系数分别是0.860和0.770。

1.2.2 大学生应激源量表 选用梁宝勇和郝志红编制的中国大学生心理应激量表(China College Student Psychological Stress Scale, CCSPSS)测量应激水平。选用日常琐事分量表(33个条目,如“同学关系紧张”)测量日常琐事维度的水平。由六个心理学研究生各自独立地对量表中的应激源进行评价,将应激源分为人际关系应激源和成就应激源两类,人际

应激源记为1分,成就应激源记为3分。用SPSS19.0对评价结果进行处理,保留平均得分在1.5分以下和2.5分以上的项目,共保留人际关系琐事9项,成就琐事10项。

1.2.3 Beck抑郁问卷 Beck抑郁问卷(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 BDI)由Beck编制,每个症状为一个类别,共21个类别;每个类别的描述分四级,按其所显示的症状严重程度排列,从“无”到“极重”,级别赋值为0-3分,总分为0-63。在本研究中,Beck抑郁问卷的α系数为0.812。

1.3 研究程序

每位参与者被要求先后参加两次测试,测试间隔7周。第一次选用APS-R中文修订版和大学生应激源量表,第二次选用贝克抑郁问卷。所有的问卷按照不同的顺序随机排列。每位参加者自愿参加测试,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测试后得到一份小礼品。对学生采取集体施测,当场收回问卷,测试时间20分钟左右。问卷收回后采用人工录入的方法整理数据,并用SPSS19.0和Lisrel8.70进行数据分析。

2 结果

2.1 相关分析

采用皮尔逊相关法,对高标准、差异和抑郁进行相关分析,结果见表1。

由表1可见,高标准与成就琐事、人际琐事和抑郁均无显著相关;差异与非人际琐事、人际琐事和抑郁均有显著相关;成就琐事、人际琐事和抑郁也显著相关。

表1 完美主义、琐事和抑郁的相关分析及描述统计表

| | 高标准 | 差异 | 人际琐事 | 成就琐事 | 抑郁 | M ± SD |
|------|---------|---------|---------|---------|----|---------------|
| 高标准 | 1 | | | | | 31.54 ± 5.89 |
| 差异 | 0.253** | 1 | | | | 41.98 ± 12.11 |
| 人际琐事 | 0.019 | 0.150** | 1 | | | 5.37 ± 5.93 |
| 成就琐事 | -0.048 | 0.217** | 0.474** | 1 | | 2.65 ± 4.05 |
| 抑郁 | 0.039 | 0.328** | 0.267** | 0.270** | 1 | 5.32 ± 4.90 |

注:n=454, **P<0.01

表2 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模型的拟合指标

| | χ^2 | df | χ^2/df | RMSEA | SRMR | NNFI | CFI | IFI | PNFI | ECVI |
|--------|----------|----|-------------|-------|-------|------|------|------|------|------|
| 人际琐事模型 | 15.90 | 12 | 1.325 | 0.028 | 0.022 | 1.00 | 1.00 | 1.00 | 0.57 | 0.11 |
| 成就琐事模型 | 17.57 | 12 | 1.464 | 0.031 | 0.022 | 0.99 | 1.00 | 1.00 | 0.56 | 0.11 |

2.2 中介效应分析

2.2.1 未控制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为了验

证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关系的中介效应,并方便对是否控制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下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比较,

本研究首先在不考虑高标准对差异和琐事、抑郁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直接检验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本研究针对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设定了部分中介模型,利用 Lisrel8.70 软件,采用最大似然法(maximum likelihood, ML)进行模型估计。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指数见表 2。由表中拟合指数所示,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效应模型拟合良好。部分中介模型见图 1 与图 2。

2.2.2 考虑了高标准的调节作用的情况下,人际琐事和非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 根据温忠麟提到的有中介的调节和有调节的中介的混合模型的结构方程模型处理方法^[27],首先建构出如图 3 所示的假想的结构模型 M1,然后将差异、高标准、琐事与抑郁做中心化变换,利用 Lisrel8.7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检查模型中各条路径的标准化路径系数,删除无统计学意义的路径进行重新拟合,得到如图 4、图 5 所示的整合模型 M2、M3。M2 为人际琐事的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df=2.329$ 、RMSEA=0.054、NNFI=0.96、PNFI=0.74、CFI=0.97、IFI=0.97、ECVI=0.45。表明高标准在差异和人际琐事之间有调节效应,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效应。M3 为成就琐事的中介模型,其拟合指数分别为 $\chi^2/df=2.233$ 、RMSEA=0.053、NNFI=0.96、PNFI=0.73、CFI=0.97、IFI=0.97、ECVI=0.44。表明高标准在差异和成就琐事之间有调节效应,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有部分中介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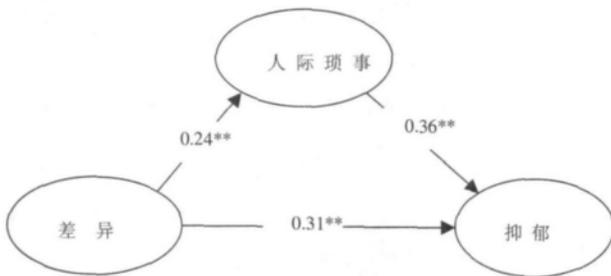


图 1 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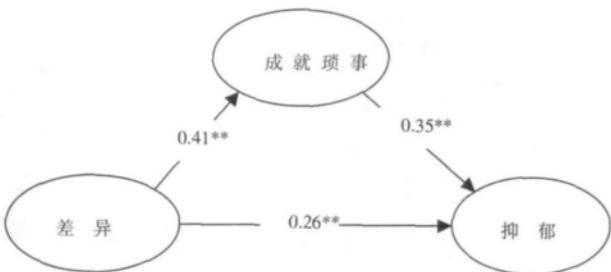


图 2 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部分中介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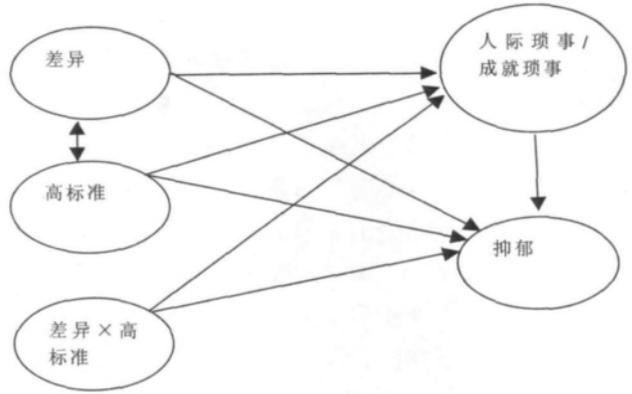


图 3 高标准和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假想结构模型注:差异x高标准代表差异和高标准的交互作用项,下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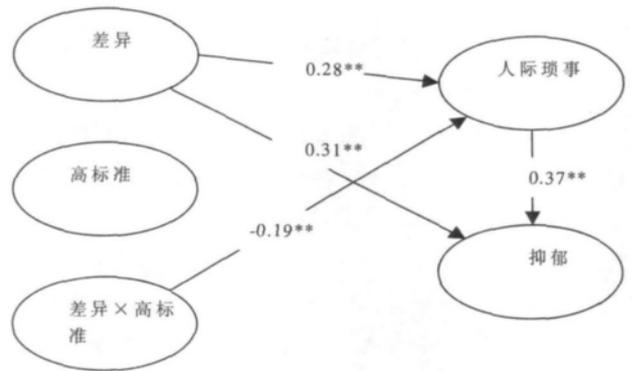


图 4 高标准和人际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整合模型M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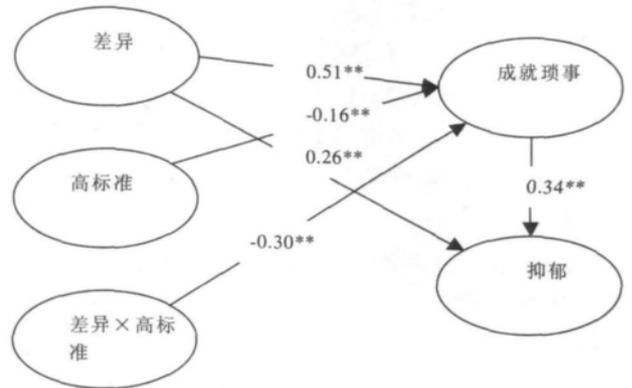


图 5 高标准和成就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效应分析的整合模型M3

3 讨 论

本研究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对不同类型生活琐事在差异和抑郁间的中介作用进行了初步探索。研究结果显示生活琐事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这与 Dunn 等^[12]和 Dunkley 等的研究^[13]结果一致,表明差异既可以直接影响抑郁,也可以通过生活琐事间接地影响抑郁。一方面,当个体对自身的表现不满意,对自己的缺点不容忍和对自己的失败不接纳时,可以直接引发抑郁;另一方面,个体的上述

倾向也可以通过歪曲的认知方式以及对理想自我的病态追求扩大生活琐事对个体的心理影响,从而导致抑郁^[20]。

在整合模型中对高标准调节效应进行分析可以发现:高标准虽然不可以直接预测抑郁,但可以作为调节变量调节差异和人际琐事及成就琐事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抑郁。由差异 \times 高标准 \rightarrow 人际琐事与成就琐事的系数显著和人际琐事与成就琐事 \rightarrow 抑郁的系数显著可知调节效应至少部分的通过作为中介变量的琐事起作用,即高标准是有中介的调节变量^[27]。高标准的调节效应具体表现为高标准水平较高时差异对琐事的影响要小于高标准水平较低时差异对琐事的影响。即高标准低时,差异对生活琐事的影响更大,更容易导致抑郁。而当高标准水平较高时,差异对生活琐事的影响较小,进一步演化为抑郁的几率也较低。这与杨丽等的研究结果^[28]比较一致,由此可见,追求现实的高标准,并以此作为自己行为的动力激励自己去实现自己设置的目标,对个体的生存、价值体验和潜力发掘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高标准和差异这两个维度并不完全独立,二者存在着显著相关,表明高标准会伴随着差异,因此个体在设置目标时应把握好切合自身实际与外界环境实际的原则,不应苛求结果,否则追求高标准有可能变成个体行为的阻力,对心理健康起消极作用^[29]。

在本研究中,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都部分中介了差异和抑郁之间的关系,这与 Joiner 与 Schmidt 在 1995 年所做的研究结果^[23]比较一致而与 Hewitt 等^[20,21]和 Enns 等的研究^[24]不一致,究其原因,首先可能是被试群体的不同所致。本研究与 Joiner 等的研究所用的被试都是大学生,而 Hewitt 等和 Enns 等使用的是门诊病人;除此之外还可能是由于研究测量完美主义采用的量表不同,Hewitt 等和 Enns 等的研究采用的是多维完美主义量表(MPS),而 Joiner 与 Schmidt 使用的是饮食障碍问卷的完美主义分量表,本研究采用了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的中文修订版。Stoeber 在研究中发现^[2,30],只有采用近乎完美量表的差异分量表测量消极完美主义时,它才显示出和学习成绩显著的负相关,这表明采用不同的完美主义量表可能会对研究结果产生影响。为了比较两模型的中介效应的大小,可以利用图 4 和图 5 中的路径系数计算差异经过琐事对抑郁的中介效应^[27]。中介效应等于差异对琐事的直接效应乘以琐事对抑郁的直接效应。根据中介效应与差异对抑郁的直接效应之比可以衡量中介效应的大小。根据计算,可以

得到如下结论:差异对于抑郁的影响,人际琐事的中介效应占了 25%,而成就琐事的中介效应占了 40%。成就琐事包括的工作、学习、健康、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大部分与个人成就相关,而对总是对自己的表现不满意、总是对不完美的自我不接纳和对自己行为过度批评的个体来说,一点小小的心理挫折也可能相当于一次重大的失败,所以对个人成就方面的琐事更加敏感。对比整合模型 M2 和 M3 可以看出,高标准直接预测了成就琐事,而没有直接预测人际琐事,此结果与 Hewitt 等^[20,21]和 Enns 等的研究^[24]比较一致,但其不同之处在于,本研究中高标准作为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降低了成就琐事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一差异,可能是因为与高标准相关的自信、自我效能感和正性情绪等适应良好的心理指标使得个体能够更好地应对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另外,对图 1 和图 4、图 2 和图 5 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加入高标准的调节作用之后,差异到琐事的路径系数增大,根据计算可得琐事的中介效应也增大。即加入高标准的调节作用后,琐事在差异和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考虑各变量和完美主义与抑郁之间的中介作用时,考虑完美主义的积极成分在中介模型中的调节作用会使变量之间的关系更加明朗^[28]。

本研究将生活琐事分为人际琐事和成就琐事,对它们在差异和抑郁之间的中介关系进行了探索,并对完美主义的特殊易感性假设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部分支持了该假设,即高标准与成就琐事相互作用从而预测抑郁。虽然差异与抑郁存在相关,但并未发现支持其作为特殊易感性因素的证据。研究使用调查问卷的自我报告法,其结果可能会受到被试的认知和反应偏差,以及错误记忆的影响,从而使得问卷结果的精确性降低。基于访谈的测量方法可以提供更为精确的结果。另外,与其它研究结果比较表明,对完美主义量表的选择可能对研究结果造成影响。因而,后续研究有必要将定量研究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相结合,将质性研究引入到完美主义的研究领域中,以得到更全面和科学的完美主义、生活琐事和抑郁的中介关系模型。

参 考 文 献

- 1 Alden LE, Ryder AG, Mellings TM. Perfectionism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fears: Toward a two-component model. In Flett GL, Hewitt PL. Perfectionism: Theory, research, and treat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

- ation, 2002. 373-391
- 2 Stoeber J, Otto K. Positive conceptions of perfectionism: Approaches, evidence, challeng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006, 10(4): 295-319
 - 3 Dunkley DM, Blankstein KR, Zuroff DC, et al. Self-critical and personal standards factors of perfectionism located within the 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6, 40: 409-420
 - 4 Slaney RB, Rice KG, Mobley M, et al. The revised almost perfect scale.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01, 34: 130-145
 - 5 Stoeber J, Rambow A. Perfectionism in adolescent school students: Relations with motivation, achievement, and well-being.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2: 1379-1389
 - 6 Bergman AJ, Nyland JE, Burns LR. Correlates with perfectionism and the utility of a dual process model.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7, 43: 389-399
 - 7 Frost RO, Heimberg RG, Holt CS, et al. A comparison of two measures of perfectionism.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993, 14: 119-126
 - 8 Rice KG, Ashby JS, Slaney RB. Self-esteem as a mediator between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A structural equations 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1998, 45: 304-314
 - 9 张秀阁, 杨丽, 梁宝勇, 等. 以自尊为中介因素的完美主义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8, 6(3): 217-222
 - 10 Ashby JS, Rice KG. Perfectionism, dysfunctional attitudes, and self-esteem: A structural equations analysi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2002, 80(2): 197-203
 - 11 梁宝勇. 精神压力、应对与健康——应激与应对的临床心理研究.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 12 Dunn JC, Donald WJ, Sharpe D. Maladaptive perfectionism, hassles,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university professor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2006, 53(4): 511-523
 - 13 Dunkley DM, Blankstein KR. Self-critical perfectionism, coping, hassles, and current distress: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approach.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0, 24(6): 713-730
 - 14 Luyten P, Kempke S, Wambeke PV, et al. Self-critical perfectionism, stress generation, and stress sensitivity in patients with 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Relationship with severity of depression. *Psychiatry*, 2011, 74(1): 21-30
 - 15 Kanner AD, Coyne JC, Schaefer C, et al. Comparison of two modes of stress measurement: Daily hassles and uplifts versus major life events. *Journal of Behavioral Medicine*, 1981, 4(1): 1-39
 - 16 Daryl B, O'Connor, Fiona J, et al. Effects of daily hassles and eating style on eating behavior. *Health Psychology*, 2008, 27(1): 20-31
 - 17 Stone AA. Event content in a daily survey is differentially associated with concurrent mood.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 52(1): 56-58
 - 18 McIntyre KP, Korn JH, Matsuo H. Sweating the small stuff: How different types of hassles result in the experience of stress. *Stress and Health*, 2008, 24(5): 383-392
 - 19 Clark DA, Oates T. Daily hassles, major and minor life events, and their interaction with sociotropy and autonom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995, 33(7): 819-823
 - 20 Hewitt PT, Flett GL.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daily stress, and depression: A test of the specific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3, 102(1): 58-65
 - 21 Hewitt PT, Flett GL, Ediger E. Perfectionism and depression: Longitudinal assessment of a specific vulnerability hypothesi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1996, 105(2): 276-280
 - 22 Hewitt PT, Caelian CF, Flett GL. Perfectionism in children: Associations with depression, anxiety, and ang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02, 32: 1049-1061
 - 23 Joiner TE, Schmidt NB. Dimensions of perfectionism, life stress, and depressed and anxious symptoms: prospective support for diathesis-stress but not specific vulnerability among male undergraduat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1995, 14(2): 165-183
 - 24 Enns MW, Cox BJ. Perfectionism, stressful life events, and the 1-year outcome of depression.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005, 29(5): 541-553
 - 25 杨宏飞, 沈模卫. 积极完美主义的调节作用研究. *应用心理学*, 2008, 14(3): 244-248
 - 26 杨丽, 梁宝勇, 张秀阁, 等. 近乎完美量表修订版(APS-R)的中文修订.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07, 5(2): 139-144
 - 27 温忠麟, 张雷, 侯杰泰. 有中介的调节变量和有调节的中介变量. *心理学报*, 2006, 38(3): 448-452
 - 28 杨丽, 李娟, 王岳飞, 等. 回避应对在完美主义和抑郁间的中介效应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1, 19(6): 803-806
 - 29 李娟. 对完美主义两成分关系的探索. 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1
 - 30 Stoeber J. Perfectionism, efficiency, and response bias in proof-reading performance: Extension and replicatio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0: 426-429